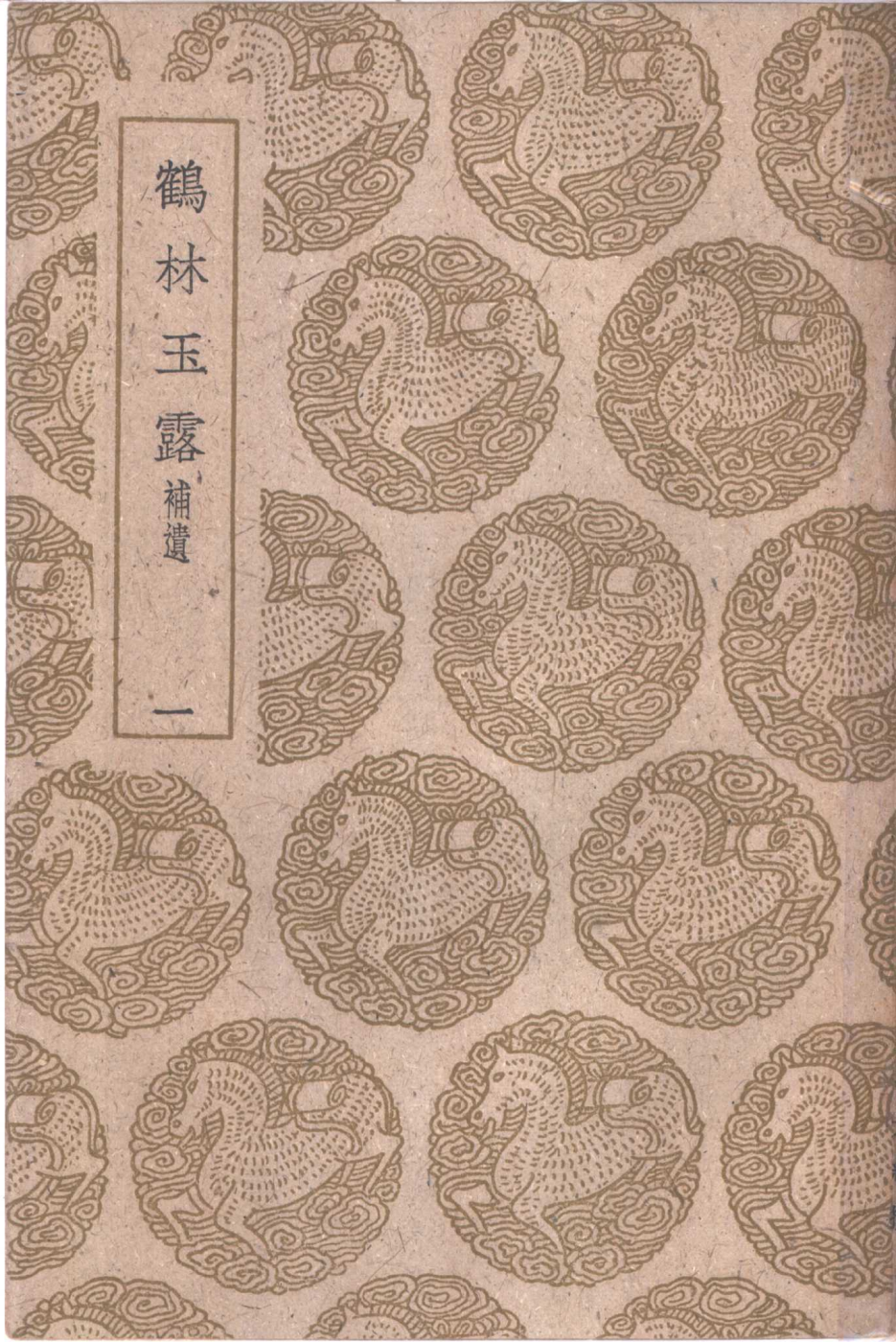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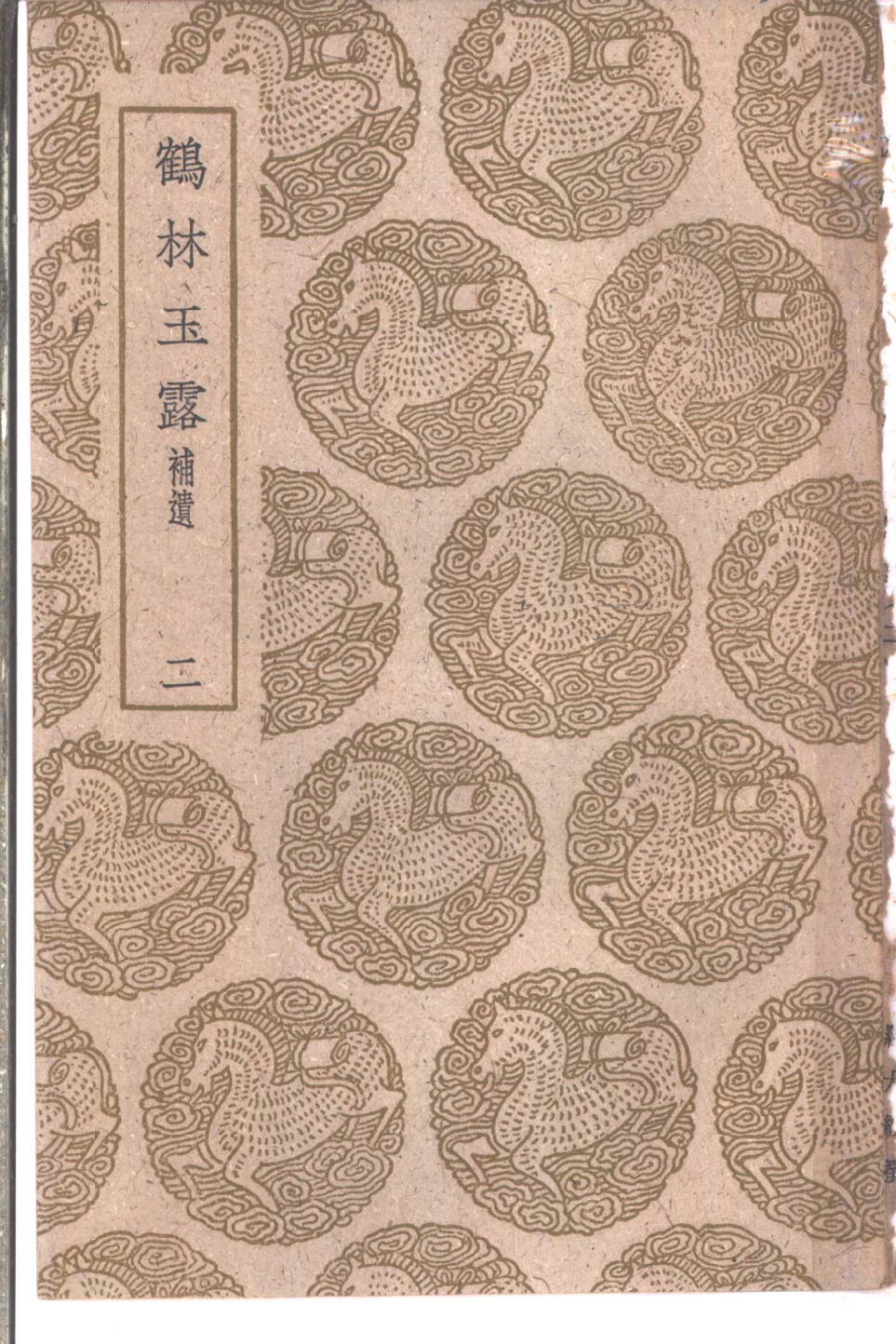
鶴林玉露補遺

一



鶴林玉露補遺

二



鶴林玉露補遺

三



鶴林玉露補遺

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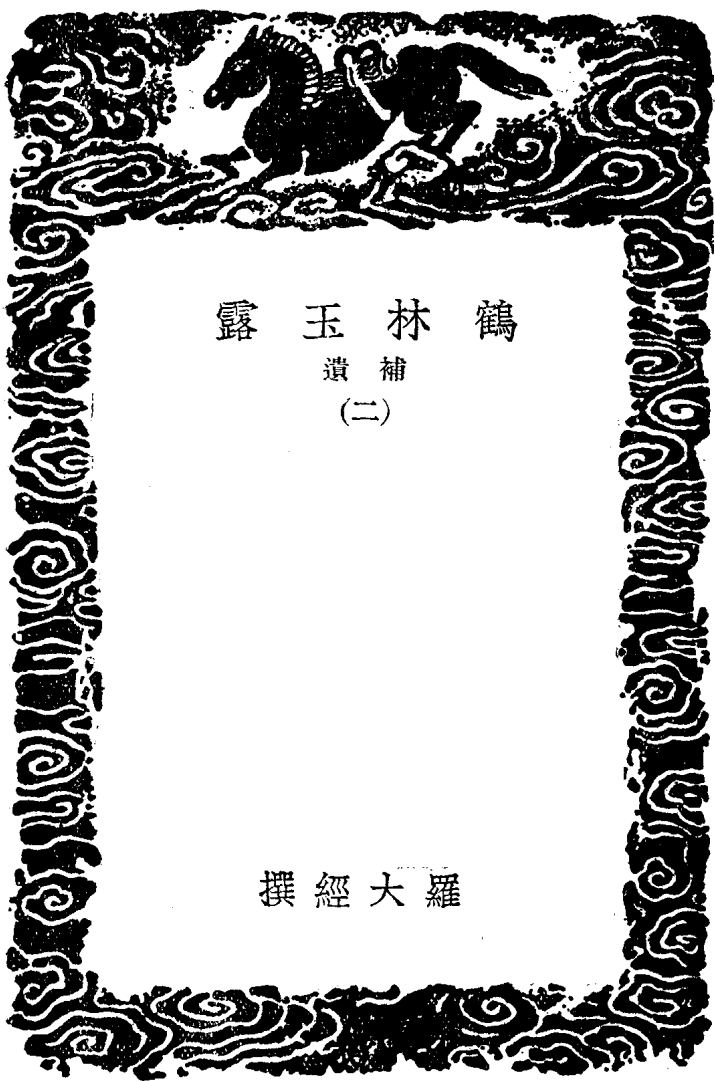


鶴 林 玉 露

補 遺

(一)

羅 大 經 撰



鶴 林 玉 露

補 遺

(二)

羅 大 經 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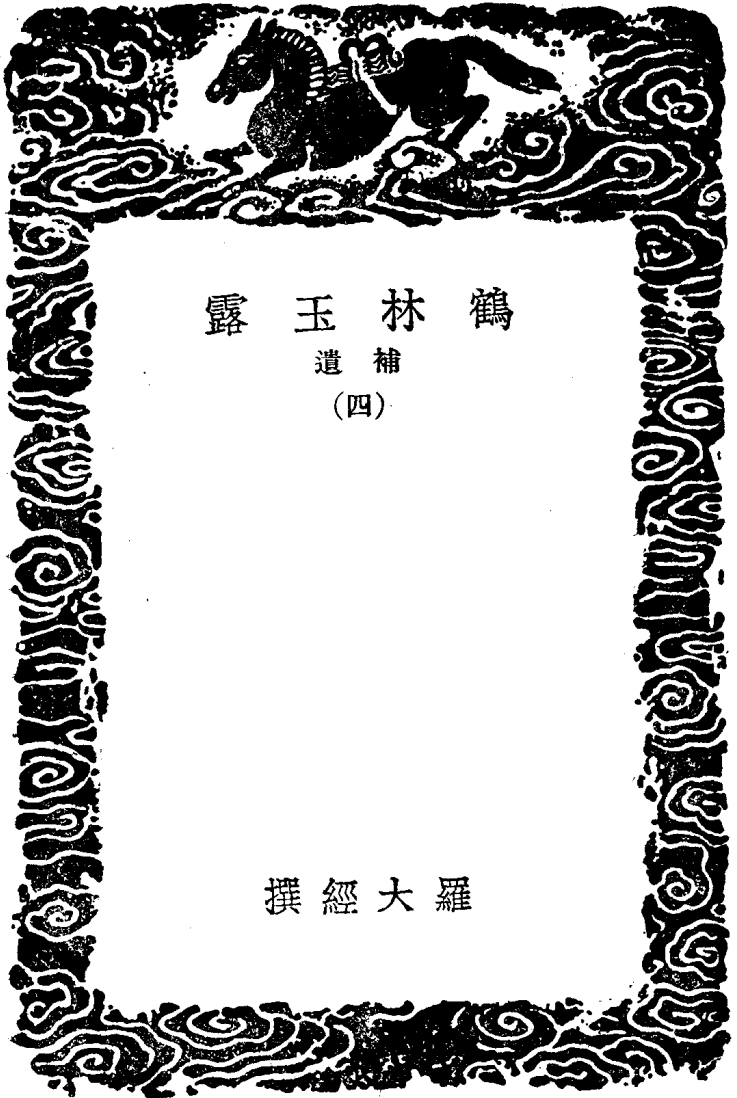


鶴 林 玉 露

補 遺

(三)

羅 大 經 撰



鶴 林 玉 露  
補 遺  
(四)

羅 大 經 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鶴

林

玉

露

補  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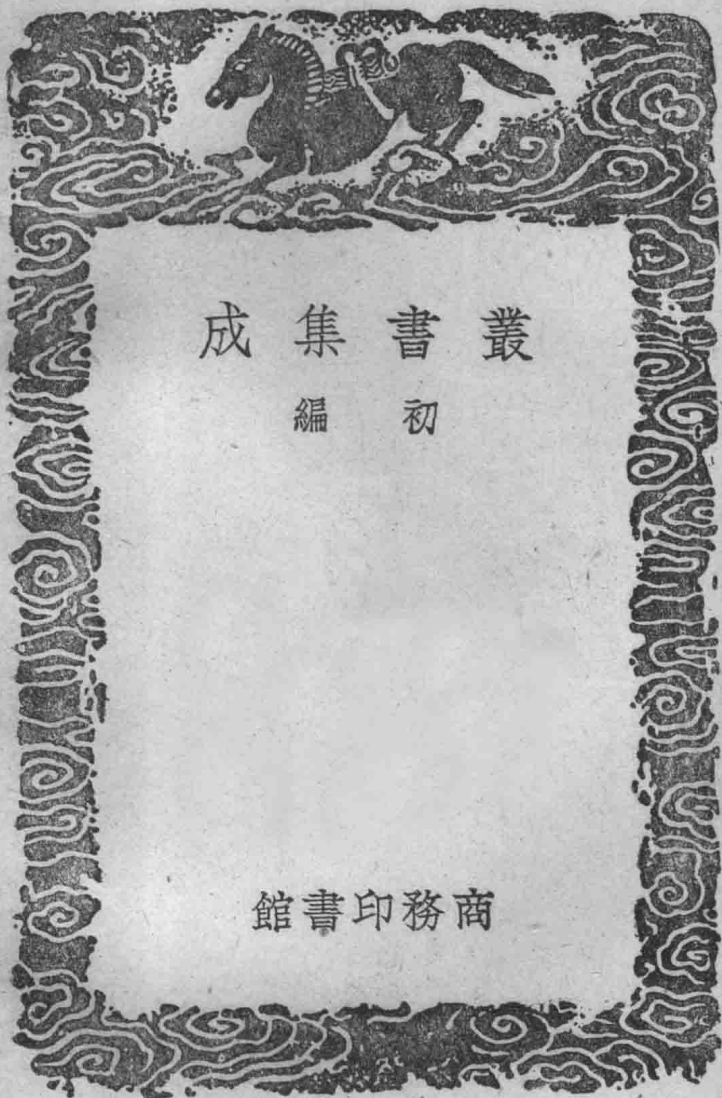
遺  
冊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 
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

羅大經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

叢書集成  
初編

商務印書館

AW.T238/H406

# 鶴林玉露卷之一

宋 廬陵 羅大經

朱文公告陳同父云。真正大英雄人。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。做將出來。若是氣血粗豪。却一點使不着也。此論於同父。可謂頂門上一針矣。余觀大禹不矜不伐。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。而鑿龍門。排伊闕。明德美功。被千萬世。周公不驕不吝。勞謙下士。而東征三年。赤鳥几几。履譏歷變。卒安周室。孔子恂恂於鄉黨。在宗廟朝廷。似不能言者。而却萊夷。墮三都。誅少正卯。便有一變至道氣象。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。後世之士。殘忍尅核。能聚斂。能殺戮者。則謂之有才。鬧隣罵坐。無忌憚。無顧藉者。則謂之有氣。計利就便。善捭闔。善傾覆者。則謂之有智。一旦臨利害得喪。死生禍福之際。鮮有不顛沛錯亂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。况望其立大節。弭大變。撐拄乾坤。昭洗日月乎。此無他。任其氣稟之偏。安其識見之陋。驕恣傲誕。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。

孫何帥錢塘。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。東南形勝。三吳都會。錢塘自古繁華。煙柳畫橋。風簾翠幙。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隄沙。怒濤卷霜雪。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。戶盈羅綺。競豪奢。重湖疊巘清佳。有三秋桂子。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。菱歌泛夜。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簫鼓。吟賞煙霞。異日圖將好景。歸去鳳池誇。此詞流播。金主亮聞歌。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。十里荷花。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時謝處

厚詩云。誰把杭州曲子謠。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卉木無情物。牽動長江萬里愁。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。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。未足恨也。至於荷艷桂香。粧點湖山之清麗。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。遂忘中原。是則深可恨耳。國和其詩云。殺胡快劍是清謳。牛渚依然一片秋。却恨荷花留玉盞。竟忘煙柳汴宮愁。

楚辭云。餐秋鞠之落英。釋者云。落。始也。如詩訪落之落。謂初英也。古人言語多如此。故以亂爲治。以臭爲香。以擾爲馴。以慊爲足。以特爲匹。以原爲再。以落爲萌。

岳陽有酒香山。相傳古有仙酒。飲者不死。漢武帝得之。東方朔竊飲焉。帝怒。欲誅之。方朔曰。陛下殺臣。臣亦不死。臣死。酒亦不驗。遂得免。方朔數語。圓轉簡明。意其竊飲以發此論。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。

宋高宗嘗問張魏公。卿兒想甚長成。魏公對曰。臣子枋。年十四。脫然可與語。聖人之道。及隆興初。張魏公督師。南軒以內機入奏。引見于德壽宮。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。又問卿幾歲。對曰。臣年三十一。又問卿母安否。對曰。久失所恃。上愀然久之。曰。朕記卿父再娶時。以無繼嗣。曾來商量。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。今次方得見卿。朕與卿父義則君臣。情同骨肉。卿行奏來。有香茶與卿父爲信。烏乎。君臣相與。其恩意乃至是哉。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。不滿於魏公。至有寧失天下。不用張浚之言。殆不然也。

杜陵病柿詩曰。猶含棟梁具。無復霄漢志。良工古昔少。識者出涕淚。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。又曰。種榆水中央。成長何容易。截承金露盤。裊裊不自畏。言少不更事之人。無所涵養。而驟膺拔擢。以當重任。

力綿才腐。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。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。篙工密逞巧。氣若酣杯酒。歌謳互激烈。回斡明授受。善知應觸類。各藉穎脫手。古來經濟才。何事獨罕有。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。而整頓乾坤。獨未見妙手也。方天寶間。杜陵少壯之時。雖亂離瘼矣。而人才尙多。故洗兵馬行曰。成王功大心轉小。郭相謀深古來少。司徒清鑒懸明鏡。尙書氣與秋天杳。二三豪俊爲時出。整頓乾坤濟時了。又云。張公一生江海客。身長九尺鬚眉蒼。徵起適遇風雲會。扶顛始知籌策良。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尙有人也。及杜陵晚歲。八哀之詩既作。則一時豪傑。或老或死。而後來者未有其人。此病枵種楡之歎。舟師妙手之歎。意益婉而詞益哀。烏乎。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。本朝元豐間。洛陽諸老爲耆英會。圖形賦詩。一時誇爲盛事。而識者悲之曰。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。至是而皆老矣。升降消長之會。過此甚可畏也。時林行已曰。天將祚其國。必祚其國之君子。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。則知其國之盛。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。則知其國之衰。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。則知其爲太平之象。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。則知其爲衰亂之時。又曰。天將使建中爲崇寧。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。天將使宜和爲靖康。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。皆至論也。

詩家用遮莫字。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。故杜陵詩云。已判野鶴如雙鬢。遮莫隣雞下五更。言鬢如野鶴。已判老矣。儘教隣雞下五更。日月逾邁。不復惜也。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。誤矣。

洛陽人謂牡丹爲花。成都人謂海棠爲花。尊貴之也。亦如稱歐陽公。司馬公之類。不復指其名字稱號。然

必其品格超絕。始可當此。不然。則進而君公。退而爾汝者多矣。

衛靈公與夫人夜坐。聞車聲。憐憐至闕而止。過闕復有聲。公問夫人曰。知此爲誰。夫人曰。此蘧伯玉也。公曰。何以知之。夫人曰。妾聞禮下公門。式路馬。所以廣敬也。夫忠臣與孝子。不爲昭昭信節。不爲冥冥墮行。蘧伯玉。衛之賢大夫也。仁而有智。敬於事上。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。是以知之。公使人視之。果伯玉也。中庸曰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惟人之所不見乎。伯玉可謂真君子矣。細考論語。夫子所與友者。僅見伯玉一人。使人於夫子。而夫子問其起居。則金石交情。可以略見。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。宜夫子樂與之交也。夫人。卽南子也。南子有淫行。然觀其所言。醇粹正大。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。且知伯玉之賢。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。何其明也。迺知以衛靈之無道。南子之淫。奚而不喪者。非止仲叔圉。祝鮀。王孫賈輩之功而已。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。蓋以見識議論如此。倘能改行。或者尙可輔衛靈公。以有爲。子路不說。是未知夫子之心也。然南子知賢者。不爲冥冥墮行。而卒不能回光內照。改其淫佚。靈公因南子之言。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。然卒不授之以政。信乎。知善非難。行善爲難。知賢非難。用賢爲難也。

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。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。流落今如許。我亦三生杜牧。爲秋娘着句。先自多愁多感慨。更值江南春暮。君看取。落花飛絮。也有吹來穿繡幌。有因風飄墮。隨塵土。人世事。總無據。佳人命薄。君休訴。若說與英雄心事。一生更苦。且盡尊前今日意。休記綠牕眉嫵。但春到兒家庭戶。幽恨一簾。

煙月曉。恐明年鴈亦無尋處。渾欲倩鶯留住。此詞淒婉頓挫。不減古作者。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。人生如樹花同發。隨風而散。或拂簾幌。落茵席之上。或關籬牆。落糞溷之中。墜茵席者。殿下是也。落糞溷者。下官是也。此詞前闕。蓋祖此說。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。尤工於詩。有江頭吟云。兒時盛氣高於山。不信壯士有饑寒。如今一杯零落酒。風雨蝕盡征袍單。側立崑奴面鐵色。楚客不言未吹笛。關山有月無人聲。自是江頭渚花發。渚花春少未得妍。擬立青山園水天。杜鵑故態不識事。盡情叫入青楓煙。壯士未握邊頭槊。旄頭如月幾時落。如今世界不愛賢。看取青峯白雲角。烏乎一歌兮歌已怨。壺中無酒可續嘯。蓋模擬少陵之作。詞旨清婉可愛。

嶺南人以檳榔代茶。且謂可以禦瘴。余始至。不能食。久之。亦能稍稍。居歲餘。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。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。一曰醒能使之醉。蓋每食之。則熏然頰赤。若飲酒然。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。二曰醉能使之醒。蓋酒後嚼之。則寬氣下疾。餘醒頓解。三曰飢能使之飽。蓋飢而食之。則充然氣盛。若有飽意。四曰飽能使之飢。蓋食後食之。則飲食消化。不至停積。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。子可謂檳榔舉主矣。然子知其功。未知其德。檳榔賦性疏通。而不洩氣。稟味嚴正。而有餘甘。有是德。故有是功也。

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。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。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。端擊敗之。至白店原。又大敗之。撒離曷乘高望師。懼而號哭。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。後以端恃功驕恣。廢不用。又懼其得

士心竟殺之。自端之死，衆心稍離。金人再戰于富平，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。婁室知端已死，撫掌笑曰：「何給我也？」於是盡銳力攻。我師敗績，自是陝西非我有矣。宋淳熙間，高廟配享洪景廬，舉此爲魏公罪。迄不得侑食。昔孔明斬馬謖，已爲失計。魏公襲其事，幾於自壞萬里長城。至於詐張端旗，尤爲拙謀。徒足以召敵人之笑，沮我師之氣耳。端亦知書，嘗作詩云：「破碎山河不足論，幾時重到渭南村。」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，先尋水竹渭南村，卽此事也。

市璞寶燕石，煮簣食蜚蜚，識者少也。

孟子言求放心，而康節邵子曰：「心要能放。」二者天淵懸絕。蓋放心者，自放也；心放者，吾能放也。放心者，如雞豚出於埤欄，不求則不得；心放者，如鷹隼翔於雲霄，而條鐵固在吾手也。衆人之心易放，聖賢之心能放，易放者流蕩，能放者開闊。流蕩者失其本心，開闊者全其本心。

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：「作德日休，爲善最樂。」摘經史語，混然天成，可置座右。

周禮註：六穀，稌、黍、稷、粱、苽、六清、水、漿、醴、醕。音音、酏、七菹、韭、菁、苽、芹、蒹、筍、六獸、麋、鹿、熊、麕、野豕、兔、六禽、鴈、鶉、鷄、鳩、鵲、五藥、艸、木、蟲、石、穀。

陸象山少年時，常坐臨安市肆觀碁。如是者累日。碁工曰：「官人日日來看，必是高手，願求教一局。」象山曰：「未也。」三日後却來，乃買碁局一副，歸而懸之室中，臥而仰視之者兩日。忽悟曰：「此河圖數也。」遂往與碁工對碁，工連負二局，乃起謝曰：「某是臨安第一手碁，凡來着者，皆饒一先。今官人之碁，反饒得某一先。」

天下無敵手矣。象山笑而去。其聰明過人如此。其子弟每喜令其著棋。嘗與包敏道書云。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。今年反出春弟之下。近旬日棋又甚進。春弟又少不逮矣。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。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。乙巳葬。纔七日耳。與簞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。此殆文帝之顧命也。雖未合中道。見亦卓矣。文帝此等見解。皆自黃老中來。

歐陽公問一僧曰。古之高僧。有去來翛然者。何。今世之鮮也。僧曰。古人念念在定慧。臨終安得而亂。今人念念在散亂。臨終安得而定。公深然之。此說却是正理。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。皆是平日講貫得明。操守得定。涵養得熟。視生死如晝夜。故能如此不亂。靜春先生劉子澄。朱文公高弟也。病革。周益公推之曰。子澄澄其慮。靜春開目微視曰。無慮何澄。言訖而逝。

或問杜陵詩云。日月籠中鳥。乾坤水上萍。何也。余曰。此嘆之詞耳。蓋拘束以度日月。若鳥在籠中。漂泛於乾坤間。若萍浮水上。本是形容淒涼之意。乃翻作壯麗之語。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。光搖銀海眩生花。亦此類。

文章一小技。於道未爲尊。此論後世之文也。文者。貫道之器。此論古人之文也。天以雲漢星斗爲文。地以山川艸木爲文。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。古人之文似之。巧女之刺綉。雖精妙絢爛。纔可人目。初無補於實用。後世之文似之。

尹樞字少稷。博學工文。杜門讀書。不汲汲於仕進。諸公薦之。與陸務觀同賜出身。少稷言行有法。又通世